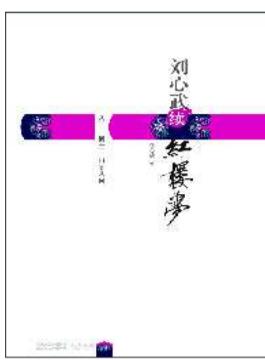


## 青未了·连载

连载

19

## 冷子兴有上中下之策



## 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: 江苏人民出版社  
◆作者: 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,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,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,气象惨淡,乾坤大变,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;众人物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,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贾雨村拿起酒杯,敬冷子兴道:“早知你料事如神,今天又到处找我,方信世上果然有缘分一说。若不是鬼使神差,我今日怎得晃摇到此?必是你早为我筹划好应对妙计,特特请教,愿闻其详。”

那冷子兴只是喝酒吃菜。雨村便知他胸有成竹,只待自己再放下架子,好作威福。雨村本是翻过几次筋斗的人,有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肚量,深知要立大事业必受大委屈的道理,便不催问,只给那冷子兴斟酒搛菜。

冷子兴饮过几杯,方道:“若要防患于未然,则有上中下之策,你可择一谋之。”

雨村颌首道:“你且听我先说下策。想是那石呆子还活着。你或知道他今在何处。让他就此生不见人、死不见尸,也就天下太平。只是取此策而谋,于心何忍?”

冷子兴道:“正是这话。你把那中策再说说看。”

雨村道:“少不得我跟从周道出此事,他怕还梦寐然哩。由他去恩侯家取回那二十把扇子,竟拿去退还给那石呆子。石呆子见完璧归赵,岂不破涕为笑?再帮补他些

银子,重新过起原来日子,岂不几下里都各得其便?”

冷子兴道:“果然明白。”

再问:“那上策呢?”雨村就不言语,只是饮酒。两人心照不宣。

末后还是冷子兴耐不住道了出来:

“那贾政,最是个方正过头的角色。你去和盘托出,他先吓一大跳。他想的,恐怕不是如何将扇子的事情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倒会反过来告发他亲哥,并劝你自首担责。那样岂不等于你自投罗网?说中策,其实变成了下下策。”

雨村便道:“上策就在我对面,这里且先谢拜!”

冷子兴也不谦让,道:“正是。如今贾政那边,恁谁都不便进出贾赦宅子。就是贾琏夫妇,也少不得避嫌。我是古董行的,尽人皆知,与贾赦素有古玩生意上的来往,他出了事,我上门索取古董债,名正言顺。我见到那邢夫人,道出利害,他岂有不找出扇子给我的道理,扇子到手,立马还给石呆子,民不举官不究的,咱们就化悬剑为清蒸鲥鱼了。”

雨村听毕起立作揖,道:“真胜造浮屠,不到七级,也够五级了。我

日后的谢礼,万勿推辞。”

冷子兴也就站起来还揖,道:“咱们也算贫贱之交了。时世浮云,贫贱富贵终究都不能长久,倒是互相扶携、心存一善,比什么都强吧。”两人复坐下畅叙。

因继续议论贾府的事。冷子兴道:“那贾政说了,要尽早把史太君灵柩运回原籍安葬,赶在惊蛰过后回来,那南安郡王家就要娶聘三姑娘了。”

雨村道:“听说那南安郡王家,也就是老太妃看中了他们三姑娘,南安郡王并王妃多少嫌他不是嫡出,故虽早换过庚帖,口头说了多次,至今还并没有真下聘帖。如今府里恩侯出了事,虽说别宅另院的住着,毕竟恩侯从周二位并未分家。亦不知那南安郡王家会否反悔?”

冷子兴道:“若是别家,准反悔了。也是政老爷那三姑娘命里有福,偏那南安老太妃握明珠不撒手。今天一早我给他们府上送去三个和田玉挂件,亲耳听到郡王跟老太妃提及邸报上贾赦犯事,那老太妃说,坏伯父好侄女原是世上多有的事,那伯父和这丫头有甚相干?”

我的眼力见你也疑惑?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看走过眼?郡王只能唯唯,那敢顶撞。故惊蛰后郡王府将那贾探春迎过去,是必定的了。”

雨村道:“你一早还在郡王府,怎么下午到了这里?”

冷子兴笑道:“我们这一行,腿脚功夫也是要紧的。这边村里多有破落的富户,自己也不明白家里祖上遗留的,摆着摆着窝着塞着的都是些什么东西,价值几何,我就常来拣漏。只是今天毫无斩获,走累了,到此小憩。不想就遇上了你。”

雨村道:“你说那贾政急着送灵柩回南,难道是走陆路马拉车载?何不等运河开冻,用船顺流而下?”

冷子兴道:“那政老爷的心情,自然是当此多事之秋,什么事情都该趁早莫赶晚。夜长梦多!我听说还是要从运河南下。河未开冻,就先坐冰床,南下一二百里,怕就有船可行了,再换船去往金陵。”

雨村叹道:“金陵那边,林如海一家死散光了,只剩我那女学生黛玉还在贾家,只是他外祖母这一去,怕对他打击不小。我那男学生甄宝玉,他家去岁就被皇上抄家治罪了,也不知他如今在那里?”冷子兴道:“抄家时他还未成年,就没把他怎样。模模糊糊听说,他先流浪一阵,后来到五台山当和尚去了。”

## 牙可能想吃肉,把舌头咬了

天布给大家转教俄语,他汲取自己的教训,并不先教两句话,而是先教卷舌音。灶火五短身材,是站在民兵连第一排的,天布在啊嘟啊嘟的时候,唾沫星子就溅出来湿了灶火的脸,抹一下,又一层唾沫溅上去,忍不住嘎嘎笑起来。

天布很严肃,他说:你笑啥?

灶火说:狗日的苏联人不会说人话!

天布说:你去把守灯叫来,他在中学学过俄语,让他给大家教。

狗尿苔说:我去!

狗尿苔并不是民兵,但每次民兵训练他都提着火绳在旁边观看,人家休息了,给人家把烟火点上,就将那杆步枪挎起来,但枪长,枪把子便撞在了地上。场边有一棵白杨树,树皮白得像粉刷过,天布拉他到树下,在他身高的地方用刺刀刻一道线,说:你长,你长,再能长出四指,我让你当民兵!而对这指谈何容易。每一次训练,狗尿苔都来树下量身高,却永远就是第一次刻出的高度。

狗尿苔到中山半山腰的窑场上找守灯,窑前的场边有个泥池子,冬生在那里灌水淘泥,他叫守灯守灯,没见守灯。

冬生说:喊啥?挖土去了。

狗尿苔就帮冬生淘泥,等着守灯。冬生穿着一双胶皮筒子在泥池

里踩,吭哧吭哧喘着粗气,气就在脸上涌了一堆云彩。

狗尿苔觉得有趣,要求让他也踩踩,说:让我也去造些云。

冬生说:你说啥?

狗尿苔说:造些云我就飞了。

冬生还是没听懂,说:飞呀,你是鸟?天冷光不了脚,我这皮筒子长,你穿上人就看不见了。

其实,狗尿苔瞄上了放在池边那间小屋门口的一双胶鞋,那是守灯的,他的目的是要穿穿那胶鞋。就过去把守灯的胶鞋穿了,在泥池里踩,泥水咕叽咕叽,一股子稀浆蹿上来射中了眼,人一急,身子就跌坐在泥池里。这当儿,守灯拉了一架子车堆土回来了。

守灯骂狗尿苔撞了他的胶鞋,并且还灌进了泥水,拉出狗尿苔就把胶鞋给脱了。

狗尿苔下半身都湿淋淋的,却笑着给守灯回话,说了天布让他去教俄语的事,出乎狗尿苔意料的是,守灯不去。

狗尿苔说:天布把你当人了,你不去?守灯说:不去!

冬生说:既然这事离不开守灯,狗尿苔你来算什么呀,他天布

来请么。

狗尿苔说:呀呀,让天布请?

守灯说:狗尿苔我告诉你,乌鸡再跟着白鸡混,乌鸡长不出白毛的,它乌在了骨头上!支书让我烧窑哩,我把窑烧好就是了。

狗尿苔觉得守灯狗肉上不了席面,就下山了。打麦场上天布已经不教大家学俄语,在收拾耙子,狗尿苔没把守灯的话说给天布,只说守灯来不了,是舌头疼,连话都说不了。天布说:怎么舌头疼?

狗尿苔说:牙可能想吃肉了,牙把舌头咬了。

天布骂道:他不愿意来故意把舌头咬了?狗日的,阶级敌人到底是阶级敌人!他是不是还盼苏修能打进来?!

麻子黑说:仗要打开了,我首先崩了他!

麻子黑说:大凶,狗尿苔不愿意接他的活,场畔站着一只麻雀,叽叽喳喳叫,他说:日——!扔过去一个石头,麻雀连忙飞走了。

天布说:不学俄语了!到时候狗日的苏修敢打进来,咱见一个杀一个,他就是举手投降,咱也杀!

他们开始打靶,让狗尿苔在场

边警戒,不准任何人经过。

老顺家的狗来了,它没有了毛,也没有大叫,一边走一边嗅着地面,狗尿苔说:打枪哩,你来?

狗站住了,给狗尿苔笑。麻子黑说:瞧这俩,人不人,狗不狗!老顺家的狗撅起屁股,噗嗤放了一个屁,熏得麻子黑差点闭了气。

狗尿苔说:它给你打招呼哩!

麻子黑挽了袖子就过来,叭的一下,枪响了,麻子黑吓了一跳,也就不来撵狗尿苔了。

枪一响,所有的鸟都飞了,村里的人和鸡呀猫呀的也不近来,狗尿苔一时没事,抱着老顺家的狗就仰躺在场边的麦地里。

天就在他的脸上,太阳像一颗软柿,稀溜稀溜着要掉下来,他张开了口,希望要掉就掉在他嘴里。但是掉下来的是那一片叶子,那叶子从白杨树上落下来不是直直落,斜着圈儿滑过来,遮住了他的左眼。他没有动,用右眼看麦地上的芨芨菜,哈,天这么冷就有芨芨菜了,芨芨菜都长出小芽子了!过罢年芨芨菜便能剜回去煮锅了,或者剁碎了包在包谷面的窝头里,现在的嫩芽芽让人心疼,不敢去掐。(完)

41



## 《古炉》

◆出版社: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◆作者: 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,以文字为笔、记忆为墨,勾勒出的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,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,这个宁静村落,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6

## 上幼儿园的孩子哭给谁看



## 《长大不容易》

◆出版社: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◆作者: 卢勤

本书是“知心姐姐”卢勤30年来两代人的家庭教育思想精髓。针对当今家庭教育面临的新问题,卢勤提出全新的“成长有规律”教育理念。书中以数百个生动、鲜活的家教实例,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,以孩子为本,培养出有责任心、有爱心、自立自主的孩子。

初上幼儿园的孩子,有个共同的爱好:哭。

孩子一哭,父母担心,老人伤心,家里乱成一团。“是送,还是不送?”成了各家最大的困惑。

“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哭怎么办?”许多年轻的父母常常向我提出这类问题。

“很正常!”我对他们说,“我的儿子上幼儿园也有过哭的历史,开始我也很焦虑,自从我知道了孩子‘哭的秘密’后,我就不担心了。”

哭,还有秘密吗?

对!听我慢慢道来。

我儿子1岁零8个月就送团中央幼儿园全托了。那时我们住在姥姥家。每到周一早上,我会在姥姥家附近一个车站,等候团中央幼儿园接送孩子的班车。车没来时,孩子们都有说有笑,只要一上班车,孩子就开始大哭,好像要奔赴刑场。

“妈妈,我不想上幼儿园!”“姥姥早点儿接我!”

终于有一天,我知道了孩子哭的“秘密”。

那是一个周一的早晨,天气十

分炎热。我因要去幼儿园办事,一大早就带儿子去团中央大楼门前等班车。

大客车来了,车门打开了。孩子们开始哭了,声音由小变大,一会儿就哭声一片:“妈妈,我不上幼儿园!”“妈妈早点接我!”

妈妈也开始流眼泪,母子母女难舍难分,场面十分悲壮。

我也随孩子们上了车,目睹了眼前这悲壮的场面,心里酸酸的。

车开动了。只听孩子们的哭声达到最高分贝。车下送行的妈妈们和老人们一边抹眼泪,一边挥手告别,好像孩子一去将不再回来。

然而,当车子掉头,转弯,直奔前门北大街的西方驶去时,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哭声忽然停止了。只见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,开始吃起了书包里的好吃的,有的孩子还互相交换,好一派祥和的景象!我往车下一看,已经看不见父母和家人的身影。

我忽然明白,原来,孩子是哭给父母看的,哭给奶奶,姥姥看的!

小孩的眼泪,天生就是为父母和老人准备的!这是因为,眼泪能

换来父母和老人的关注和同情。

比如有一天,宝宝要上幼儿园了。一大早,他就情绪低落:“妈妈,我不想上幼儿园!”

你千万不要满脸同情:“宝宝,听话,妈妈一定早早去接你!”

你的同情马上会换来孩子的眼泪,而且孩子会从你口中得到这样的信息:幼儿园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,要不妈妈为什么要早早去接呢?这样,你就掉进了他悲伤的世界,难以自拔。

如果,我们换一种心情送孩子上幼儿园,那情况将会大有好转。

一大早,你就兴高采烈,好像今天是个节日。

“妈妈,我不想上幼儿园。”孩子跟在你身后喃喃地说,样子好可怜。

“听说你们幼儿园养了几只小白兔,是白色的,还是黑色的。”你转换话题,把他引入快乐世界。

“两只白兔,一只黑兔。”儿子很茫然。

“白兔和黑兔都是红眼睛吧?”

“不一样。小白兔是红眼睛,小黑兔是黑眼睛。”儿子在纠正妈妈

的错误。

“噢!那天妈妈一定仔细看看。星期天,小朋友都不在,小兔子一定很孤单,你想它们会不会想你?”妈妈进入了情境。

“我想,会的。”儿子担心地说。

“你今天要去看它,如果能给它带个礼物,它们一定很高兴!”

“带什么礼物呢?”儿子开始思考。

“小白兔,白又白,爱吃什么来着?”妈妈说起一段孩子熟悉的儿歌。

“爱吃萝卜爱吃菜!就带一小根胡萝卜吧!”儿子接得很快。

妈妈洗了一根很小的胡萝卜,放进一个袋子里。儿子小心翼翼放进小书包,他恨不能马上到幼儿园,把礼物送给小兔子。

妈妈的眼泪,带给孩子的信息是担心,是离别的悲伤。

妈妈的笑容,带给孩子的信息是放心,是进入新集体的快乐。

孩子到了3岁,一定要上幼儿园。那是一个儿童的天地,让他们在那里感受到和伙伴在一起的快乐,才会更好地融入集体;让他们在那里学会有规律的生活,才会让他们懂得规矩;让他们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才华,才会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棒!